

碧色的火车

花潮

赵英



许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名叫《卡桑德拉大桥》。本来,那是一部以火车为故事发生载体的灾难片,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灾难,却是火车,是索菲亚·罗兰和理查德·哈里斯在火车上发生爱情。后来,又看过《周游的火车》,广阔的原野、蓝色的天空、清澈的湖水、淳朴的乡镇,还有穿着一袭碎花连衣裙、纯情、清雅、美丽的女子。影片中弥漫着“迷幻”的情绪,穿梭往来、贯穿全片嘶鸣的火车场景,是这种情绪的主旋律……这些文艺作品中的火车,不仅仅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一个开放、现代的“观念”,是一个摆脱令人生厌的日常、有无数种开头、无数种情节、无数种结尾、无数种可能的“故事”。这些“故事”,总带着莫名的忧伤和致命的浪漫……

怀揣着关于火车的种种臆想,来来往往,大半生的旅途,却一直没有机会坐过火车。2018年初夏,我终于坐上火车,开始了一次随心所欲的旅行。那是一场蓄谋已久、等待了许多年、盛满了无数美好期许的倾情约会。

从昆明到红河的火车,是绿皮的碧色火车,时速不到一百公里。据说,不久即将停运。火车的铁轨延伸到越南的胡志明市。这条有着厚重历史的铁路,被叫作滇越铁路,是中国的第一条国际铁路。

1910年的一天,这条最初源于法国人觊觎云南的丰富矿藏资源而修建的铁路开通。那天,呼啸的小火车,喘着粗气,鸣着汽笛,孤独,然而所向披靡,从昆明一座炊烟袅袅叫作前卫营的小村庄出发,从高原奔向大海,从此改写了云南山间铃响马帮来的交通历史。这声汽笛,在拉开云南早期工业化帷幕、开启云南现代文明先河的同时,成为云南对外开放史上的一块里程碑。近代史中的云南,开始了与世界的对话。

铁路虽然只有1米宽,但因了这条铁路,云南早于内地许多地方接触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大锡产量迅猛增加,旧曰“锡都”的美名,随着铁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1913年,云南选送去欧美的留学生,全部取道滇越铁路……

因了这条铁路,高原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沿线特产资源源源不断运出运进的同时,也带来了

了外部世界的新思想和生活方式,昆明街头有了法式建筑的医院、教堂、商店,电灯、电话、自来水;汽车进入了一部分人的生活;看电影、穿西装、男女同校;鞠躬礼代替了跪拜礼……因了这条铁路,打开了沿线山民与外部世界接触的通道。火车经过的山谷,成了当地山民赶集的最好去处。山乡里出现了颇有西洋韵味的小教堂;穷乡僻壤的碧色寨,有了云南最早的洋酒吧;

河口的老太太,有了劳作后喝一杯咖啡的风雅……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恍然间,滇越铁路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如今,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已经遍达中国大地的许多城市,许多喘着粗气、运行缓慢的绿皮火车,早已被具有自动驾驶系统、干净整洁、座椅舒适宽敞、运行平稳、减震隔音效果好的“复兴号”取代。而滇越铁路虽几经改造、重修,但始终横贯穿插于滇东南的崇山峻岭之中,绿皮火车仍然承载着百年过往沧桑,日夜不停,在古老的轨道上安然运行……

我旅行的第一站是河口。

从昆明到河口,大约五百公里的旅程。经玉溪、建水、蒙自、屏边,到河口,吭哧吭哧,摇摇晃晃,要走6个多小时。墨绿色的车身、座椅,白色的标牌,一路走一路停,旅客上上下下,有时还需要为其他车让路而半路停车……与车速飞快、设施豪华的子弹头高铁列车相比,绿皮火车行缓慢,设施陈旧,但却满足了我关于火车的所有臆想。

铁路在崇山峻岭间悠缓穿行,上了年代的火车,沿着铁轨,喘着粗气,翻山越岭,慢慢走着,穿过无数个隧道、峡谷和山岭,黑夜和白天在车厢里交替反复。天空有些阴郁,眼看快要下雨,但从坐上火车的那一刻开始,心就明亮了,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溢满着温暖,还有种种无尽的畅想、幸福和美好。铁路两边,或层林尽染或芒果树、芭蕉叶装点的风景,还有零星的青瓦白墙人家和随着袅袅炊烟飘荡的人间烟火……景致气象万千,敞开呼吸,可以嗅到森林中树叶腐烂的气味;可以看到明媚阳光普照大地、云蒸霞蔚的意蕴;可以听到清风吹过漫山绿野的欢畅,湖水般蝉鸣的愉悦、热带雨林蓬勃之歌的回荡……

碧色寨,滇越铁路蒙自境内6个车站中的一个。坐落在蒙自西北部一个狭长的小山坡上。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碧石铁路与滇越铁路就从这里穿过。这里,曾经是云南一度异常繁忙的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万里之外的浪漫法兰西,曾与这里有过无数纠葛……

百年过往,风雨沧桑。再有怎样的繁华,再有怎样的辉煌,历经风霜雨雪,焉能万世安好?碧色寨,零落成为一个落寞的小镇。

许多年前的一个夏日,因文学笔会采风,我到过一次碧色寨。

那时,到碧色寨的路还是土路,狭窄、崎岖,很难走,一般人不会抵达,只有相关的专业人士或文青,偶尔奔向这里,凭吊那些曾经的流年、时光。那时的碧色寨,静谧、冷清,零落、破败,没有商贩,没有火车头,只有锈迹斑斑的铁轨,歪歪倒倒、墙壁斑驳的黄房子,和站台上那个早已停摆的挂钟,犹

如长髯的老者,安然守候在这被喧嚣尘世遗弃的偏僻乡野里,悠然述说着繁华往事。

滇南的夏日,阳光明媚,有些闷热。晃悠在几乎被杂草、碎石掩埋的铁轨上,可以听到周边杂树林里传来“嘘嘘嘘嘘”的蝉鸣,和苦恶鸟零落婉转的“苦恶,苦恶”的叫声。不知道苦恶鸟的学名叫什么,只觉得这种在我的家乡也有的鸟,它的鸣叫有点凄苦,仿佛它的一生藏着许多难言的悲伤。两头膘肥体壮的黄牛,埋着头,惬意地在铁轨边吃草,偶尔发出的呼噜声,传得很远,很远……

但碧色寨终归风骨犹存。许多年过去了,碧色寨不再落寞。作为旅游景点,它再次闯入人们的视野。如今,一个硕大的火车头、一段米轨和几幢涂抹着黄色涂料的法式风格的建筑,述说着这里曾经与火车有关的一切,以及火车给这个小镇带来的繁华与辉煌。

远山如黛。米轨和火车头锈蚀斑斑,诠释着过往的沧桑。法式黄房子,在夏日的骄阳里特别耀眼。它们在这个滇南小镇已经矗立了一百多年,一直静静守候。当年建盖它们的法国主人,应该已经作古,或许如今只有他们的灵魂会漂洋过海来此徜徉。售卖越南小卷粉、凉米线、炸洋芋和枇杷等本地小吃、水果的小贩,在黄房子周边,或撑起红红绿绿的阳伞,或搭起简易的凉棚,悠闲地做着游客的生意……

电影院《芳华》中的战火医院,是在碧色寨拍摄的。电影放映后,原本宁静的小村庄,进入旅人的视野,骤然热闹起来。好多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穿上电影中的军人服装,拍照、打卡,追寻电影中的场景、故事……于是,在小贩的叫卖声和炸洋芋、臭豆腐的香味中,一场场或真或假、似是而非的真实演绎,在碧色寨轮番上演。如今,碧色寨,还叫碧色寨,但一切,早已找不到归处。铁路,不再是铁路,火车,不再是火车,车站,不再是车站……所有的,仿佛还在,却又不再是缘起的模样。

其实,历经世事,碧色早已在时光绵软的揉搓中,将所有的凡尘俗事碾压成尘,幻化为风。于碧色而言,或许一切的戏码,无论真假,都无关紧要了。你来,还是不来,你演,还是不演,碧色,始终在这里,不悲,不喜……于我而言,有你,我的世界无处不芳华。

碧色寨火车的旅程结束了。下一步该去往何方?我想,无论如何,总是要往前走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列开往生命终点的火车。这一路,没有一个景点会永远停驻,没有一个人可以始终陪陪你走完全程,你会看到无数人来来往往、上上下下的人,会遇到许许多多景色各异的风景。无论如何,你都将心存感激,怀揣美好奔向下一阶段旅程……

我眼中的勐巴拉

边八哥

走进西双版纳勐巴拉雨林小镇,远离了喧嚣,安享宁静,可以亲吻自然,忘掉心中的烦恼。累了,让疲惫的身心在温润的树木下靠一靠,这里,人在湖畔,水围山绕,绿韵滴翠,山欢水笑。这里,让生命去旅行。慢下来,不再四处疲惫奔跑。

勐巴拉小镇坐落在勐海县近郊。菩提树下留清凉,蝶飞蝉鸣古树高。倦了,让纷乱的思绪,在温柔的清风中歇歇脚,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康养生命,风景这边独好。

走进勐巴拉,让心灵去辟谷,静下来,不再四处寻找、安宁祥和。多姿多彩的休闲方式,面朝雨林,竹筏轻飘。有草木抚摸肌肤,有野鸭戏水欢闹。挥杆可打高尔夫,迈腿可走彩虹桥。帐篷可偷看星星与月亮亲吻,池塘温泉可洗去身心疲惫和烦恼。

走进勐巴拉,寻找傣家人传说中的仙女喃木诺娜,让出游成为你记忆中的骄傲。纵然陷入难舍的情缘,那也是爱意勃发,是一生值得的真爱,定会白头偕老,恋人之间的热吻,也会让雨林伴着蜜月回味,互道一声:“一生一世安好!”勐巴拉,能让你心灵舒展,有天地见证,有树木铭记。来吧,远方的朋友,我在这儿等着你举

匆匆的游人,每一双眼睛都朝着这七彩之色仰望。相信,仰望可像云朵一样,寄存在天上,一层层在远方又堆成看不见的山峦。所有羡慕的、嫉妒的目光都会如约而来,从绿韵叠翠的草坪,从飘逸绽放的云朵,从阳光透彻的时空……让那些游离的目光回望过来,踩在波光涟漪的湖上,清晰地看见自己倒映在水中的身影,和让我们一样的游人,不再失落忧伤。

勐巴拉,是遗落雨林的“三境”——秘境、梦境、仙境之地。这里流水清澈,一片碧绿。天佑清新,地赐福气,林映湖中,湖闪金水。勐巴拉,神奇旖旎的勐巴拉,绿韵滴翠,饱含灵性。

这里阳光很静,天阔地宽。嫩嫩的黄,浅浅的绿,淡淡的红,暖暖的风,一起哼着悠扬的歌谣,令人沉醉。天空越来越湛蓝,没有云卷云舒。极目望去,大片云朵很少,只有零星几朵被撵去天边地角。踮起脚尖,早早趴在杆栏竹楼的窗口,聆听第一声雨露的轻吟。看那不起眼的山花小草,眉眼舒展,模样俊俏,欣喜地露出微笑。

这个时候,只有悠闲的种子,还在泥土里躺着,享受肥沃,等待破土拔苗,奏响复苏成长的主调。炽热的阳赐予勐巴拉,所有伸进的路径,行色

怀念哈尼族作家艾扎

曹先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在大学时代读到艾扎的作品,他是哈尼族作家,他的作品令我充满阅读的欲望。后来我们成为文友,成为兄弟般的好朋友。

艾扎,原名李永林,哈尼族,云南元阳县人。生于1956年11月,逝世于2021年4月23日。198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1975年赴乡村插队务农,1978年后在元阳罐头厂当工人,后在元阳县文化馆当编辑,《红河文学》杂志当编辑、副主编,后任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协副主席,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二届进修班学员,《九龙池》杂志主编,玉溪市作协副主席。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阁谷》《闺女》《阉犬》,中短篇小说集《红河水从这里流过》《艾扎中篇小说选》,小说《爱,溢满红河谷》等。小说《金凤花》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优秀短篇小说奖,《棺树》获云南省首届文学艺术创作奖。

当年,我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分配到云南电视台工作,有机会更多了解云南作家群体中的艾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领安排我做电视台文艺部一个文艺栏目制片人兼编辑,负责打造纯文化节目《文化时间》,并策划推出《作家访谈》版块。当时,陆续邀请采访了一百位老年青年的云南作家,李乔、彭荆风、张昆华、杨苏、晓雪、张长、黄尧、汤世杰等,其中邀请了艾扎。

艾扎那期节目播出后,反响不错,他打长途电话来给我,把他收到的反馈告诉我们节目组,语言中充满自豪。我与艾扎,成为了交流比较多的文友,友情加深。

1996年12月,我被上级抽调参加省委村建工作队派往西南边疆西盟佤山工作一年。我写信与艾扎以及其他文友交流在边地的体验,以及谈人生与文学感受。当时,时任《民族文学》编辑岑献青收到我的边疆来信,感动了她,她写成了一篇散文体札记文章《另一种编

辑》寄给艾扎,意思是我原来是电视文学编辑,现在深入边疆做乡村扶贫工作队员,人生旅途开启了另一种责任与担当。只要满腔热忱,投人生活,无论去做什么对文学与青春而言都是收获。时任玉溪《九龙池》主编的艾扎将她的文章刊发在《九龙池》杂志上。那一天,我在西南边疆的佤山上,竟然同时收到了他们两人寄给我的那期《九龙池》杂志及鼓励我在佤山深入边疆、坚持创作的来信,我备受鼓舞。

如今,睹物思人,倍感亲切。我在佤山艰苦的环境下收到艾扎的杂志,让我枯燥的乡村工作点燃了文学的希望之光。

艾扎,是个认真的作家,他的“三阁”作品系列,令我读来难忘,他待友热情,令人感动。我自从认识艾扎后,我们文艺部每期都收到《玉溪》《九龙池》杂志,邮局信封上,有一个长条形蓝色印章“免费赠阅品”或“三角形印章‘邮资已付’等字样,很多年都悉数收到。刚开始收到几期杂志时,艾扎还会用浓重的红河口音打电话来昆明问我:“我寄给你的杂志收到了吗?”每当听到我的回复后他都格外高兴,有一种满足与成就感。几年后,他不负责杂志社了,我也就再没有收到这些杂志了。

最后一次见到艾扎,是在著名作家彭荆风先生八十岁生日寿宴上,艾扎专程从玉溪赶来昆明,为彭荆风老师祝寿。我与艾扎同桌邻座,交流融洽,我带着一台相机,拍了几张与他的照片。照片中的艾扎,笑容可掬,而如今却已天各一方,我悲痛欲绝,他的音容笑貌恍若近在眼前。2021年4月23日,艾扎因病在石屏县逝世。惊悉艾扎的离世,我顿感日月无光,在他65岁的岁月中,他是那么勤恳,那么认真,那么情真意切,那么朴实敦厚,世间再无他这颗照亮别人的星,我也痛失一位相知相惜的文友知音……

愿逝者安息,生者安康。艾扎为人,艾扎的作品,永远是值得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走进新华新村

赵春银

走进新华新村,走进现代文明的画面。在这里,我想像草木一样发芽,与桃李一起开花,与勤劳的乡亲一起奋斗,与朝阳和彩霞一起展望辉煌。在这里,民族团结之花处处开放,文明的梦想正被乡村振兴的春风一路点燃。

花褪残红,桃李新生。街道洁净,洒一地鸟鸣。蜂蝶在绿化带上与花草嬉戏,狗狗在巨幅墙画前举止文明,水塘映照小楼,果木镶嵌成画,白云把朝阳与蓝天擦拭得格外新鲜。

文化墙前,村干部们笑容满面,粗糙大手,握出了春日的温润。彝族的衣裳,黑红的脸庞,胸怀世界,眼观八方。

农村兄弟

小楼漂亮,墙面温暖,鲜花盛开,庭院宽敞。走进农村兄弟的家,就走进乡愁弥漫的地方,走进新农村富裕家庭的榜样。

我的农村兄弟,你有着黧黑的脸庞,清澈的目光,牙齿洁白,笑容灿烂。你的居室清雅,客厅时尚,热茶飘香,果盘漂亮。

这是一次舒心的攀谈,却料你的故事缀满沉重的沧桑,你少年失怙,居住的是村里最后一幢茅草房,你却像山杜鹃一样顽强,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你迎难而上,以勤劳和执著不懈努力,翻盖瓦房,感动了你美丽的新娘。

夫妻同心,其力无穷。你们种下桃李种下果实,你们养牛养羊筑梦想;努力点燃希望的火种,播撒日子的葱茏。

耕地有限、市场难寻、子女上学、妻子绝症!你的肩膀从未轻缓,你的目光却从不困顿,在祖国大家庭温暖的怀抱里,你们终于战胜贫困、战胜死神!就在今年,你们的楼房赫然屹立,成为乡村一道靓丽风景。

老村干部

村民苍老,村庄崭新。

须发斑白,二十世纪曾任村长的他,怀揣心事,端坐露台,眯眼所见,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风景。

他知道,春风会如期而来,石榴会如期开花。汗水必将浇开花朵,一代人的努力终将写就山乡灿烂的明天。

淡淡的桃李花香在光阴流转中滋润着年华,坚定的步伐在新时代踏出文明富有的脚步。

此刻,彩霞漫天,鸡犬相闻,老村长舒展呼吸,展望着乡村的美好明天。

博南古道,
先生的足迹(二首)

赵振王

徐霞客

泓祖的足音
曾经响彻半个中国
足迹的飘逸香味
晃动在微驼的背影里
汗香之气四溢

好动的霞客,走到永平
与我搭腔,隔世情谊
像一条盘山的路
被缭绕的云雾呵护
那一行汗迹斑驳的足迹
就那样不经意地养肥我
不断征服我雄起的决心

漫漫博南古道
犹如一炷燃遍滇西的香
是霞客划动中的行迹
悠然四百余年
久久不曾也不肯散去
弥漫着、依附着
古道博南久远的土地
澜沧江,一只大的砚池
流动着历史的墨汁
在永平韧性宣纸上
霞客,蘸着墨汁写游记
升庵,蘸着墨汁作诗文
根源,蘸着墨汁书救国

李根源

滇西抗战,李根源先生
扳动心力,协调战事
往返途中,累了饿了
就把疲惫的背
倚靠在木莲树上
把宽阔无限的胸襟
支垫在宝台山上
仰天远眺,驼峰航线
穿云驾雾的战鹰

战机,一架架飞过
一架架的战机
穿越云层,就像击中
倭寇心脏,先生的思绪
随着飞虎队
天马行空,负重出击

倏然,先生立身而起
一挥手,铁臂般的狼毫
力拔山兮伸进
洗身池,那只砚碗
墨,透亮得很
闪着民族气节的光芒
至今,先生的手书
正气凛然地托着金光寺
依然骨硬体健

大江东去
——参观乌东德水电
站建设随想

在壁立千仞的险峰中
乌东德高高的拦河坝
鹤住了金沙江
从此,这条野性十足的江
有了可以听命的主人
有了可以做梦的地方
它听得懂造福百姓的声音
它正在描绘一幅人间山水画

雨天,它收